



册府元龜

卷之九百三十七
至二十九



13
849
302



4 3
849
302



册府元龜

淮南子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八十七

姦佞

夫性之至極者則趨尚難渝道之至昧者則性情易
罔所以脂韋以成其志便僻以用其心長惡不悛趨
善彌遠肆情於傾巧盜言而孔茸亂于家邦壞于典
法或兵謀而是沮或政治而不修希旨苟容縱刑恣

册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九百三十七

暴既枉道以事人亦色厲而內荏仲尼所謂穿窬之盜者不其然乎

叔仲昭伯魯大夫哀公七年為隊正隊正主役徒昭伯叔仲惠伯之

孫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使遺請城吾多

與而後故季氏城費言祿去公室季氏所以強

豎牛魯叔孫之家臣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

欲去之誣叔孫以媚季孫

漢王溫舒武帝時為中尉溫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

意中竹仲切不當天子意也坐以法免是時帝方欲作通天臺而

未有人溫舒請復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覆校脫漏未為卒者

也脫宅活切帝拜為少府

陳湯字子公成帝時為大將軍從事中郎與將作大

匠解萬年相善自元帝時涪陵不復徙民起邑成帝

起初陵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萬年與湯議

以為武帝時工楊光以所作數可意可天子之意也自致將

作大匠及大司農中丞耿壽昌造杜陵賜爵關內侯

將作大匠乘馬延年以勞苦秩中二千石姓乘馬名延年乘食

字切今作初陵而營起邑居成大功萬年亦當蒙重賞

子公妻家在長安兒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宜求徙

可得賜田宅俱善湯心利之即上封事言初陵京師

之地最為肥美可立一縣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餘

規畫也自占為疆界

歲矣關東富人益衆多規良田役使貧民

可徙初陵以彊京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

貧富湯願與妻子家屬徙初陵為天下先於是天子

從其請果起昌陵邑徙內郡國民萬年自詭三年可

成詭責也自以為憂責也

後卒不就

卒終也亦成也

就群臣多言其不

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為高積土為山度便

房猶在平地上

度徙各切

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外

不固卒徙工庸以鉅萬數至難

古然字

脂火夜作取土

東山且與穀同賈作治數年天下偏被其勞國家罷

惡讀曰疲

敵府藏空虛下至衆庶熬熬

熬熬衆愁聲

苦之故陵

因天性據真土處執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

功緒

緒謂端次也

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上迺下詔罷昌陵

丞相御史請廢昌陵邑中室

徙人新所起室

奏未下人以問

湯第宅不徹得毋復發徙

問其不復發徹更移徙邪

湯曰縣官且

順聽群臣言猶且復發徙之也時咸都侯商新為大

司馬衛將軍輔政素不善湯商聞此語白湯惑衆下

獄治

淳于長為衛尉九卿久之趙飛燕貴幸成帝欲立以

為皇后太后以其所出微難之長主往來通語東宮

主猶 歲餘趙皇后得立帝甚德之迺追顯長前功下

詔曰前將作大匠解萬年奏請營作昌陵罷弊海內

罷讀 侍中衛尉長數曰宜止徙家反故處 陵置邑徙人以實之

長奏令所徙之家各還本處 朕以長言下公卿議者皆合長計首

建至策民以康寧 康安也 其賜長爵關內侯後遂封為

定陵侯大見信用貴傾公卿外交諸侯牧守賂遺賞

賜亦繫鉅萬 案古累字也

谷永為太嘗丞成帝建始三年冬日蝕地震同日俱

發詔徵賢良方正之士永對策是時帝初即位謙讓

委政元舅大將軍王鳳議者多歸咎焉永知鳳方見

柄用 言任用之授以權也 陰欲自託乃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

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之患 喇代六切 南無趙佗呂嘉之

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 晏安也 諸侯大者乃食散

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為亡吳楚燕梁之執百官

盤互親疏相錯 盤互盤結而交互也錯間雜也互字或作牙言如豕牙之盤犬牙之相交

也 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 申伯周申后之父 洞洞屬屬小心

畏忌 洞洞驚肅也屬屬專謹也洞音動屬之欲切 無重合安陽博陸之忠

重合莽通安陽上 三者無毛髮之辜不可歸咎諸舅

官禁博陸霍禹也 此欲以政事過差丞相父子中高尚書官官檻塞大

異皆警說欺天者也 檻義取檻押之檻猶閉也其字從木替說言不中道若無目

之人 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瞻

昧之瞽說 舍謂棄也瞻字與暗同又音一敢切 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

事 倚依也音於縮切次下亦同 重失天心 重直用切 不可之大者也 此則

為大不 陛下即位委任遵舊未有過政元年正月白

氣較然起乎東方 較明貌也 至其四月黃濁四塞覆冒京

師申以大水著以震蝕 申重也著明也 咎有占應相為表裏

百官庶士無所歸倚陛下獨不惟興 倚於已切與讀曰敬 白氣

起東方賤人將興之表也黃濁冒京師王道微絕之

應也夫賤人當起而京師道微二者已醜 已甚也 陛下

誠深察愚臣之言致懼天地之異長思宗廟之計改

往反過抗湛溺之意解偏駁之愛 抗舉也湛讀曰奮沈駁不周普也

乾剛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猶尚未

足也 更互也音公行切 急復益納宜子婦人母擇好醜毋避

嘗字 王鳳上小妻弟以納后宮以嘗字乳王章言之坐死今承反此為風洗前過也 毋論年

齒推法言之陛下得繼嗣於微賤之間乃反為福得

繼嗣而已母非有賤也 苟得子耳勿論其母之貴賤 後宮女史使

令有直意者廣求於微賤之間 直當也令力成切 以遇天所

開右 右讀曰佑右助也 慰釋皇太后之憂愠 釋散也 解謝上帝

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 蕃多也訖上也蕃符元切 陛下則

不深察愚臣之言忽於天地之戒咎根不除水雨之

災山石之異將發不久發則災異已極天變成形臣
雖欲捐身開策不及事已言禍敗既成不可如疏賤何也已語終辭也

之臣至敢直陳天意斥譏帷幄之私欲間離貴后盛

妾問竟居切自知忤心逆耳必不免於湯鑊之誅此天保

右漢家使臣敢直言也右讀日佑三上封事然後得召待

詔一句然後得見夫由疏賤納至忠甚苦田從也苦勞苦也

由至尊聞天意甚難語不可露願具書所言因侍中

奏陛下以示腹心大臣永為鳳言而言示腹心大臣無不可矣腹心大

臣以為非天意臣當伏妄言之誅即以為誠天意也

奈何忘國家大本背天意而從欲從讀口縱惟陛下省察

熟念厚為宗廟計時對者數十人永以杜欽為上第

焉帝皆以其書示後宮後帝嘗賜許皇后書永承言

以責之

陳崇孺子嬰時為大司徒司直王莽為太傅安漢公

崇與張敞孫竦相善竦者博通士為崇草奏稱莽功

德崇奏之曰竊見安漢公自初束脩束脩謂初學官之時值世

俗隆奢麗之時蒙兩宮厚骨肉之寵被諸父赫奕之

光財饒勢足亡所悟意悟音五故切然而折節行仁克心

履禮拂世矯俗確然特立拂違也矯正也拂音佛惡衣惡食陋

車駑馬妃匹無二閨門之內孝友之德衆莫不聞清

淨樂道温良下士

下音乎 嫁切

惠於故舊篤于師友孔子

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公之謂矣及為侍中故定

陵侯淳于長有大逆罪公不敢私建白誅討周公誅

管蔡季子鳩叔牙公之謂矣是以孝成皇帝命公大

司馬委以國統孝哀即位高昌侯董宏希指求美造

作二統

欲令丁姬為帝太后

公手劾之以定大綱建白定陶太

后不宜在乘輿幄坐

坐音才 卧切

以明國體詩曰彖亦不

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疆圉公之謂矣深執謙

退推誠讓位定陶太后欲立僭號憚彼面刺幄坐之

義佞惑之雉朱博之疇懲此長宏手劾之事上下一

心讒賊交亂詭僻制度遂成篡號

詭違也

斥逐仁賢誅

殘戚屬而公被胥原之訴遠去就國朝政隳壞綱紀

廢弛危亡之禍不隧如髮

隧直類切

詩云人之云亡邦國

殄瘁公之謂矣當此之時宮亡儲主董賢據重加以

傅氏有女之授

謂哀帝傳皇后

皆自知得罪天下結讐中山

傳力后讚中山馬太后

則必同憂斷金相翼

易係辭二人同心其

利斷金翼助也

藉假遺詔頻用賞誅先除所憚急引所附遂

誣往寬更徵遠屬事執張見其不難矣賴公立入即

時退賢及其黨親當此之時公運獨見之明奮亡前

之威盱衡厲色振揚武怒

眉上曰衡盱衡舉眉揚目也

乘其未堅

厭其未發震起機動敵人摧折雖有賁育不及持刺
 雖有樗里不及回知雖有鬼谷不及造次是故董賢
 喪其魂魄遂自絞殺人不還踵日不移晷霍然四除
 更為寧朝非陛下莫引立公非公莫尅此禍詩云惟
 師尚父時惟鷹揚亮彼武王孔子曰敏則有功公之
 謂矣於是公乃白內故泗水相豐稜令邛與大司徒
 光車騎將軍舜建定社稷奉節東迎皆以功德受封
 益土為國名臣書曰知人則哲公之謂也公卿或歎
 公德同盛公勲皆以周公為比宜賜號安漢公益封
 二縣皆不受傳曰申包胥不受存楚之報晏平仲不

受輔齊之封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公之謂
 也將為皇帝定立妃后有司上名公女為首公深辭
 讓迫不得已然後受詔父子之親天性自然欲其榮
 貴甚於為身皇后之尊侔於天子當時之會千載希
 有然而公惟國家之統揖大福之恩揖謂讓而不當事事讓
 退動而固辭書曰舜讓於德弗嗣公之謂矣自公受
 策以至於今疊疊翼翼日新其德增修雅素以命下
 國俊儉隆約以矯世俗俊退也矯正也俊音千句切其字從千割財損
 家以師群下彌躬執平以逮公卿彌讀與弭同教子尊學
 以隆國化僮奴衣布馬不秣穀食邑之用不過凡庶

詩云溫溫恭人如集于木孔子曰食無求飽居無求

安公之謂矣克身自約糴食逮給物物印市日闕亡

儲物物印市言其衣食所須皆買之於市不自營作而不奪工商利也闕盡也日闕言當日即積不蓄積也印音牛向切闕音亡穴切又上書歸孝哀皇帝所益封邑入金

錢獻田殫盡舊業為衆倡始於是小大鄉和承風從

化御讀曰向外則王公列侯內則帷幄侍御翕然同時各

竭所有或入金錢或獻田畝以賑貧窮牧贍不足者

昔令尹子文朝不及夕魯公儀子不茹園葵令尹子文自毀

其家以紆楚國之難仕而逃祿朝不及夕也公之謂矣開門延士下及白

屋婁省朝政綜管衆治親見牧守以下考迹雅素審

知白黑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易曰終日乾乾夕

惕若厲乾乾九三爻辭也乾乾自強之意惕懼也厲負也公之謂矣此三世

為三公再奉送大行秉冢宰職填安國家填音竹亦切四

海輻湊靡不得所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公

之謂矣此皆上世之所鮮禹稷之所難而公包其終

始一以貫之可謂備矣是以三年之間化行如神嘉

瑞疊累豈非陛下知人之效得賢之致哉故非獨君

之授命也臣之生亦不虛矣是以伯禹賜玄圭周公

受郊祀尚書禹貢云禹錫玄圭告厥成功言賞治水功成也禮記明堂位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七年乃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

為有黜勞於天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九百三十七 九

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蓋以達天之使不敢擅天之功也揆公德行

為天下紀紀理也觀公功勳為萬世基成而賞不配

紀立而褒不副誠非所以厚國家順天心也高皇帝

褒賞元功蕭何相國邑戶既倍又蒙殊禮奏事不名

入殿不趨封其親屬十有餘人樂言無厭班賞亡邊

邊與公同苟有一策即必爵之是故公孫戎位在克郎選

繇旄頭一明樊噲封二千戶公孫戎奴也高帝時為旄頭郎楚漢春秋上東

圍項羽聞噲反旄頭公孫戎明之卒不反封戎二千

戶此公孫戎耳非戎奴也戎奴自武帝時人繇讀與

同由 孝文皇帝褒賞絳侯益封萬戶賜黃金五十斤孝

武皇帝卹錄軍功裂三萬戶以封衛青青子三人或

在襁褓皆為通侯孝宣皇帝顯著霍光增戶命疇封

者三人延及兄孫夫絳侯即因漢藩之固仗朱虛之

鯁依諸將之遺據相扶之執其事雖醜要不能遂遺

也謂相圍繞也言絳侯之時漢之強漢家外有藩屏

盤石之固內有朱虛骨鯁之強諸將同心圍繞扶翼

呂氏之黨雖欲作亂心懷醜惡事必霍光即席嘗任

不成言勃之功不足多也遺音滯霍光即席嘗任

之重乘大勝之威未嘗遭時不行陷假離朝言光未嘗陷假

不遇而離去朝也莽嘗退就國是陷假也朝之執事

假陞也陷假者被陷害而退所升之器

亡非同類割斷歷久統政曠世雖曰有功所因亦易

然猶有計策不審過徵之累光誤徵昌邑王不得其人音立端切及

至青戎標未之功一言之勞然猶皆蒙丘山之賞課
 功絳霍造之與因也比之青戎地之與天也而公文
 有宰治之效乃當上與伯禹周公等盛齊隆兼其褒
 賞特與若云者同日而論哉然曾不得蒙青等之厚
 臣誠惑之臣聞功亡原者賞不限德亡首者褒不簡
 亡原謂不可測其本原也無首謂無出其上也簡苟也
 是故成王之於周公也
 度百里之限越九錫之簡開七百里之宇兼商奄之
 民商奄二國名賜以附庸殷民六族謂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也
 大路大旂封父之繁弱夏后之璜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弓各半璜曰璜
 璜父讀曰甫 祝宗卜史太祝太宗太卜太史凡四官 備物典策既有備物而加

之策書也一曰典 官司奠器官司百官也奠器常用之器也一曰奠祭宗廟
 策春秋之制也酒器也周禮有六彝之法也言器有所法家之貌耳 白牡之牲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
 周公用白牡 郊望之禮郊上祀帝于郊也望謂望山川而祭之也 王曰叔
 父建爾元子魯頌閟宮之詩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謂命周公封伯禽以為魯公也
 子父俱延拜而受之謂周公拜前曾公拜後 可謂不簡亡原者
 矣非特止此六子皆封周公六子伯禽之弟也 詩曰亡言不讐
 亡德不報報當如之不如非報也近觀行事及高祖
 之約非劉氏不王然而番君得王長沙王詔稱忠定
 著於令明有大信不拘於制也春秋晉悼公用魏絳
 之策諸夏服從鄭伯獻樂悼公於是以半賜之絳深

辭讓晉侯曰微子寡人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金石之樂春秋善之取其臣竭忠以辭功君知臣以遂賞也今陛下既知公有周公之功德不行成王之褒賞遂聽公之固辭不顧春秋之名義則民臣何稱萬世何述誠非所以為國也臣愚以為宜恢公國令如周公板大也建立公子令如伯禽所賜之品亦皆如之諸子之封皆如六子即羣下較然輸忠黎庶昭然感德臣誠輸忠民誠感德則於王事何有惟陛下深惟祖宗之重敬畏上天之威儀刑虞周之盛勅盡伯禽之賜無遼周公之報

勅倫也遼與公同

今天法有設後世有祖

祖始也以此為法之始

天下

幸甚崇又奏安漢公祠祖禰出城門城門較尉宜將騎士從入有門衛出而騎士所以重國也奏可鄧颺與何晏丁謐李勝畢軌咸有聲名及大將軍曹爽秉政叙任為腹心颺晏謐並為尚書勝為河南尹軌為司隸較尉颺等令爽立威名於天下勸使伐蜀爽從其言司馬宣王止之不能禁晉馮紇武帝時為左衛將軍得幸于武帝承顏悅色寵愛日隆賈克荀勗並與之親善克女之為皇太子妃也紇有力焉及妃之將廢紇勗乾沒救請故得不

宋王誕爲瑯琊王文學安帝隆安四年會稽王世子元顯開後軍府又以誕補功曹累拜龍驤將軍瑯琊內史如故設給事元顯

劉延年爲趙太宰劉景爲太傅會劉聰后呼延氏死將納其太保劉殷女其弟又固諫聰更訪之於延年景等皆曰臣嘗聞太保自云周劉康公之後與聖氏本源旣殊納之爲允聰大悅使其兼大鴻臚李弘拜殷二女爲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又納殷女孫四人爲貴人位次貴嬪謂弘曰此女輩皆姿色超世女德

冠時且太保於朕實自不同卿意安乎弘曰太保齋自有周與聖源實別陛下正以姓同爲恨耳且魏司直東萊王基當世大儒豈不達禮乎爲子納司空大原王沉女以其姓同而源異故也聰大悅賜弘黃金六十斤曰卿當以此意諭吾子弟輩於是去劉之寵傾於後宮

張離爲後趙右僕射領五兵尚書專總兵要而欲求媚于石宣因說之曰今諸公侯吏兵過限宜漸削弱以盛儲威宣素疾石韜之寵甚說其言乃使離奏奪諸公府吏秦燕義陽樂平四公聽置吏一百九十七

人帳下兵二百人自此以下二分置一餘兵五萬悉配東宮於是諸公咸怨爲大釁之漸矣

後魏閔湛爲著作內史時崔浩爲司徒浩述成國記湛爲浩信待見浩所注詩論尚書遂上疏言馬鄭王賈雖注述六經多疏謬不知孝之精微乞收境內諸書藏之秘府班告所注命天下習業并求勅浩注禮傳令後生得觀正義浩亦表薦湛有著述之才既而觀浩刑所撰國史于石用垂不朽欲以彰浩直筆之迹遂營於天郊東三里方三百步用功三百萬乃訖郭景尚累遷太尉從事中郎公強當世善事權寵世

號之曰郭尖

山偉爲員外郎廷尉評時天下無事仕進路難代遷之人多不霑預及六鎮隴西二方逆起領軍元乂欲用代來寒人爲傳詔以慰悅之而牧守子孫投狀求者百餘人又欲杜之因奏立勲附隊令各依資出身自是北人悉被收叙偉遂奏紀贊又德美又素不識偉訪侍中安豐王延明黃門郎元順等因是稱薦之又令僕射元卿引偉兼尚書二千石郎後正名士郎修起居注

徐紇爲鴈門太守紇稱母老解郡還鄉至家未幾壽

入洛飭貌事元又大得父意及父繼西鎮潼關以
紇爲從事中郎

北齊張纂爲爾朱兆都督長史爲兆使於神武遂被
顧讖神武舉義山東劉誕據相州拒守時纂亦在其
中神武攻而拔之引纂參丞相軍事纂性便僻左右
出納稍見親待

崔暹初爲御史中尉時文襄寵瑯琊公主名玉儀魏
高陽王斌庶生妹也初不見齒爲孫騰妓騰又棄之
文襄遇諸途悅而納之遂被殊寵奏魏帝封焉文襄
謂崔季舒曰爾由來爲我求索不如我自得一絕異

者崔暹必當造直諫我亦有以待之及暹咨事文襄
不復假以顏色居三日暹懷刺墜之於前文襄問何
用此爲暹竦然曰未得通公主文襄大悅把暹臂入
見焉崔季舒語人曰崔暹常忿吾佞在大將軍前每
言叔父合殺及其自作體佞乃體過於吾

陸仲讓趙郡人也崔暹子達拏年十三暹命儒者歡
會教其說周易兩字乃集朝貴名流命達拏升高座
開講仲讓陽屈服之暹喜躍用爲司徒中郎鄴下爲
之語曰講義兩行得中郎

穆提婆入侍後主朝夕左右大被親狎無所不爲遂

至錄尚書事封城陽郡王

後周劉昉昉性輕狡有姦數武帝時以功臣子入侍
皇太子及宣帝卽位以技佞見狎出入宮掖寵冠一
時授大都督遷小御正

隋蕭吉爲上儀同與楊素不叶繇是擯落於世鬱鬱
不得志見高祖好徵祥之說欲乾沒自進遂矯其迹
爲悅媚焉開皇十四年上書曰今年歲在甲寅十一
月朔旦以辛酉爲冬至來年乙卯正月朔旦以庚申
爲元日冬至之日卽在朔旦樂斗圖徵云天元十一
月朔旦冬至聖主受享祚今聖主在位居天元之首

而朔旦冬至此慶一也辛酉之日卽是至尊本命辛
德在景此十一月建景子酉德在寅正月建寅爲本
命命與月合德而居元朔之首此慶二也庚申之日
卽是行年乙德在庚卯德在申來年乙卯是行與歲
合德而在元旦之朝此慶三也陰陽書云年命與歲
月合德者必有福慶洪範傳云歲之朝月之朝日之
朝至王者經書並謂三長應之者延年福吉况乃甲
寅節首十一月陽之始朔旦冬至是聖王上元正陽
之月是之謂歲之首月之先朔旦是歲之元月之朝
日之先嘉辰之會而本命爲元元之先行年爲三長

之首並與歲月合德所以靈寶經云角音龍精其祚日強來歲年月納音俱角曆之與經如合符契又甲寅乙卯天地合也甲寅之年以辛酉冬至來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陽始郊天之日即是至尊本命此慶四也夏至陽始祀地之辰即是皇后本命此慶五也帝覽之大悅賜物五百段

雲定與初授少府丞後為左尉衛大將軍開皇末附會于宇文述初定與女為皇太子勇昭訓及勇廢除各配少府定與先得昭訓明珠絡帳私賂於述自是數共交遊定與每侍節必有賂遺并以音樂于述述

素好着奇服炫耀時人定與為製馬鞮於后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世輕薄之人爭倣倣之謂之許公缺勢又遇天寒定與曰入內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乃製袂頭巾令深相耳音人又學之名曰許公相勢述大悅曰雪兒所作必能變俗作事可法信不虛也司馬德戡以屠豕自給有桑門釋粲通德戡母和氏遂撫教之因解書計開皇中為侍官漸遷至大都督從楊素出討漢王諒克內營左右進止便僻俊辨多姦計素大善之

袁克性好道術頗解占候由是領太史令時上將廢

皇太子正躬治東宮官屬克見上雅信符應因希旨
進曰比觀玄象皇太子當廢帝然之

裴蘊為太常少卿初高祖不好聲妓遣牛弘定樂非
正聲清商及九部四舞之色皆罷遣從民至是蘊揣
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戶及
倡優百戲者皆直太常是后異妓淫聲皆萃樂府皆
置博士弟子通相教傳增益樂人至三萬餘帝大悅
之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八十八

姦佞第二

唐封倫字德彝少聰明多狡筭頗涉書史初仕隋
釋褐為州都俄以蔭補左翼衛外如謹厚內殊險詖
當官處政必協姦謀因從楊素行軍以諂事素甚異
之遂妻之以從妹後素受委營仁壽宮又引德彝為

上工監及文帝幸宮所見制度侈麗大怒曰楊素不誠矣殫百姓之力雕飾離宮爲吾結怨於天下也素惶恐慮將獲譴德彞曰公當勿憂待皇后至必有恩詔明日果召素入對獨孤后勞之曰公大用意知吾夫妻年老無以娛心盛飾此宮實爲孝順素退問德彞曰卿何以知之對曰至尊性儉故視見而怒然惟聽后言皇后婦人也惟麗是好后心旣悅聖慮必移所以知耳素歎服曰揣摩之才非吾所及也素負勲特貴多所陵侮唯激賞德彞因撫其牀曰封郎後時必當據吾此座

李安儼初事隱太子及太子敗率兵拒戰太宗以爲忠於所事故任用之至中郎將典屯兵於北門甚見親委其弟思曠爲太子通事舍人貞觀中太子承乾因思曠以致賂安儼亦深自託於承乾嘗言於太宗曰皇太子及諸王陛下處置未爲得所且太子國之本也伏願深其思慮以安天下之情太宗曰我識卿意我兒雖患脚猶爲長嫡豈可捨嫡立庶乎安儼以白承乾大喜又令左右遺以黃金

趙元楷武德中爲交河道行軍總管時侯君集爲元帥馬病蟲類元楷以脂濡其膿而餵之以諛君集爲

御史所劾左遷括州刺史

姚璿則天朝爲桂州都督府長史時則天雅好符瑞

璿至嶺南訪諸山川草樹其名號有武字者皆以爲

上膺國姓列奏其事則天大悅召拜天官侍郎

宗秦客者蒲州河東人則天從父姊之子也垂拱中

潛動則天革命稱帝繇是累遷內史

李思文爲司僕少卿垂拱元年表請改姓武氏則天

許之

迦葉志忠中宗朝右驍衛將軍知太史事志忠上表

曰昔高祖未受命時天下歌桃李子太宗未受命天

下歌秦王破陣高宗未受命天下歌堂堂天后未受

命天下歌武媚娘伏惟應天皇帝未受命時天下歌

英王石州順天皇后未受命時歌桑條韋也女六合

之內齊首蹠足應四時八節之會歌舞同歡豈與夫

簫韶九成百獸率舞同年而語哉伏惟皇后降帝女

之精合爲國母主蠶桑之事以安天下后妃之德於

斯爲盛謹進桑條歌十二篇伏請宣布中外進入樂

府皇后先蠶之事以享宗廟帝悅而許之時賜志忠

莊一區雜絲七百段太嘗少卿鄭愔又引而申之播

於舞詠亦受厚賞兵部尚書楚客又諷補闕趙延禧

表陳符命解桑條以爲十八之符請頒示天下編諸史冊帝大悅

鄭愔諂事張易之兄弟歷殿中侍御史易之伏誅愔左授宣州叅軍尋坐贓逃歸東都諂事武三思及韋氏悖逆庶人歷遷吏部侍郎

李繁宰相泌之子泌爲相薦夏縣處士北平陽城爲諫議大夫城深德泌及歿戶部尚書裴延齡巧佞有恩竊弄威權朝臣無不側目城忠正之士尤忿嫉之一日盡疏其過欲密論奏以繁故人子謂可親信遂示其疏草兼請繁繕寫繁既寫訖悉能記之其夕乃

徑詣延齡具述其事延齡聞之卽時請對盡以城意中所欲論告節目一一自解及城疏入德宗返以爲妄不爲之省

李訓本名仲言宰相揆之族孫訓從父逢吉爲宰相以訓陰險善計事極親厚之後竟以武釗之獄流于嶺表數歲會赦還丁母憂居于東雒時逢吉爲留守思復柄用逢吉雖暮年以怨裴度故嘗憤鬱不快每召訓游說訓揣知逢吉意卽以奇計動之且言已與鄭注善逢吉聽其言因換袂奮臂謂訓卽日能就其謀因遺訓金帛數百萬訓居喪服中持之西來因得

以厚自交結遂因鄭注委質于中尉王守澄
鄭注絳州翼城人始以藥術游揚長安中權豪間日
有知遇注者或云本姓魚冒姓鄭氏時人亦號爲魚
鄭及注之用事天下有水族之號焉元和十二年李
愬爲襄州節度使注以客詣愬愬得其秘藥因厚遇
之署爲節度衙推愬遷鎮徐州注從之赴職軍中利
害愬往往與之參議注詭賊陰狡善探人意旨至是
與愬籌畫未嘗不暗會其機巧然挾竒任數專作威
福軍府多害之時王守澄爲徐州監軍使一日以軍
中之苦白于愬愬曰彼誠如此然實竒才也將軍試

召之與語苟不合意去之未晚也愬卽召注令詣監
軍所守澄欲見之初尚遲難及延坐與語機辯釋然
盡中其意卽延入于中堂翼日守澄反以誠款託注
於愬請全護之愬卽加署注節度巡官齒諸賓列自
此注遂委身於權幸之伍矣及守澄入總樞密當長
慶寶曆之際國政多專於守澄注晝伏夜動攘竊販
賣於其間初則讒邪姦巧之徒附之以圖進取數年
之後要官權臣爭奏其門累從山東京西諸軍歷衛
左評事御史又以簡較庫部郎中兼侍御史從昭義
劉從諫軍爲節度副使既陰以罪誣奏宋申錫時之

守道居正者始側目視之注有口辯機數過人賣官鬻權積財累巨萬復能糞土金帛居京師善和里宅通永巷重擔複壁陰召引京師不肖及四方節將豪猾通問往來日招權利間日赴軍與守澄欸昵語必移時或通夕無寐李訓既附注以進承問遂入謁于帝時之輕浮躁進者盡趨於注矣太和九年夏自太僕卿除工部尚書翰林侍讀學士是時李訓亦居內庭二人相挾日侍帝前說帝以昇平之策帝益惑其說當是時訓注之權赫於天下內外呼吸尊貴賢不肖昇黜混亂而注自謂弛張變化一時無比然識者

知其所挾非正必能致亂于時及京師急變注自岐陽將親兵五百餘人至闕下行至扶風聞李訓等敗走注卽歸鎮憂惑不安將欲舉兵詣關監軍使張仲清已得密詔乃給注而召之注恃其兵衛卽云就召監軍使伏勇卒以待之注至坐定斬其首持以號令注之親兵乃自散逸盡殺其家屬無孑遺初未得注京師憂恐至是人人慶快焉

王叔文初自順宗爲太子時以碁進太子文學書於王伾二人俱待詔翰林數侍太子碁叔文譎詭多計順宗嘗與諸侍讀及叔文等論時政及宮市事順宗

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旣退順宗獨自留叔文謂曰向者君奚獨無言豈有意耶叔文曰叔文幸蒙太子有所見教不以聞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及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順宗大驚因涕泣曰非先生寡人無繇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伾兩人相依附俱出入東宮韓中僕射臯之從父弟寬狂喜酒博以罪斥逐元和中量移宣州管内縣尉會赦得還觀察使元錫遂以疏薦之中陰結內侍用事者因爲錫通達錫厚輸其貨謀領大權未幾果以詔徵旣非公望又陰迹稍露

至闕累召對于延英於是諫官及在位者屢以疏論竟沮其謀復舊任雖未加黜責人亦賀帝聽允公議後梁張禕以司徒致仕庶人友珪僞鳳歷元年禕著南郊賦一篇來獻以金帛賜之

後唐蘇循在唐爲禮部尚書首贊梁祖受九錫又其子楷駁昭宗謚號敬翔惡其爲人父子放歸田里乃寓居河中積年會莊宗將副人望求唐室舊臣遣使自河中徵赴鄴都初監軍使張承業惜經國之費未欲上議卽尊之事諸將賓僚無敢言者及循至鄴入衙城拜魏師廳謂之拜殿翌日獻畫日筆三十管冀

悅帝心其諂進如此承業聞之怒會河東節度副使
盧汝弼卒因以代之明年春偶食蜜雪而卒
陳又為給事中克樞密直學士性姦險好為陰計始
在梁事張漢傑滅宗莊宗時佐郭崇韜伐蜀而郭又
覆族至是朱弘昭拔用之不兩月弘昭及禍其時僻
政拙謀而又有力焉

張文禮初鎮州大將也自燕歸於王鎔察鎔不親政
事遂幽事當權者以求術達每對鎔自言有將才孫
吳韓白莫已匹也鎔賞其言大悅為小較給遺甚厚
與姓為義男改名德明自是調發兵馬每將軍令

何澤為太僕少卿致仕長興四年八月自河陽遣婢
宜子投匭上書請立秦王從榮為皇太子澤前任吏
部郎中舊曾與宰相趙鳳使府同院為判官因是舊
數泣告於鳳求為給諫鳳怒其躁佞除授秘書少監
堂吏有姓何者私報澤澤即稱新授秘書少監臣澤
上章訴屈大畧云臣伏尋近例自郎中拜給諫者即
崔德張延雍皆自郎官拜諫議况臣在郎署粗有勤
勞無罪左遷有同排擯事下中書宰臣執奏何澤新
命未下便敢稱謂開天不知澤何處授此官位誣弄
朝綱法當不敬繇是命太僕少卿致仕退居河陽澤

性好內侍婢十餘凡公私請託多令諸婢出入至於
掌關待客輒無形迹既久退居心嘗鬱鬱年七十餘
求進未已既見從榮位望隆盛帝又多病自素與執
政私憾欲報仇於一時卽令婢宜子詣闕投匭上章
大畧曰立儲之事人所難言內外大臣不忍輕議臣
所以冒死以聞又云臣前在班行不求致仕乃是宰
執抑臣屏退所以不盡臣才明宗覽澤表不悅私謂
近臣曰羣臣欲立儲君吾自歸河東養老雖然不得
已令大臣商議大臣聞帝所言不敢可否卽議加從
榮大元帥之命俄而致從榮不軌之變孫澤啟其釁

端也

段凝采未爲招討使乞降累授兗州節度使初謁見
莊宗因伶人景進通貨於宮掖又天性姦佞巧言飾
智善候人意契丹寇幽州命宣徽使李紹宏監護軍
以禦北虜凝與董璋戍瓦橋閣凝巧事紹宏紹宏嘗
乘間奏凝蓋世奇才可以大任屢請以兵柄委之郭
崇韜奏曰凝亡國敗軍之將姦諂難狀不可信也凝
在藩鎮私用庫物數萬計有司促償中旨貫其負
孔循幼孤流落洛都市人李讓畜之然性黠惠讓以
軍功爲朱溫所寵溫以讓爲子號朱友讓循又姓朱

循漸長成尤穎悟朱溫選爲綱紀溫之乳媪掌事者而循親之乳媪爲之義母媪之外夫趙氏循又隨媪夫姓曰趙名殷衡昭宗自鳳翔還京左右前後皆朱溫之腹心時殷衡年十七八爲宣徽副使及東遷維都殷衡與蔣玄暉張延範等受朱溫密旨同弑昭宗輝王卽位蔣玄暉爲樞密使因事與殷衡不相協時朱溫欲受九錫卽禪輝王位朱溫在宿州行營玄暉自徑咨謀其事稍遲留朱溫怒玄暉會殷衡至溫問不行九錫之繇殷衡曰玄暉與張延範同謀恢復唐家向何皇后前同立盟誓以此故不欲王速行九錫

溫怒是日遣使與殷衡同來遂殺何皇后及蔣玄暉張延範柳璨等十餘族殷衡以功爲權樞密副使朱溫之世掌要密權莊宗未知汴州軍州事會明宗自鄴城南趨夷門莊宗東出汜水循西則奉表迎奉亦遣人北輸密款

張遵誨爲客省使明宗將有事于南郊爲脩儀仗法物使初遵誨以歷位尹正與安重誨素亦相欵心有望於節鉞重誨嘗視法物於脩行寺因過遵誨之第遵誨於中堂出女妓珍幣以爲壽有彈箏妓尤善欲以奉重誨時樞密學士史圭闡至等在席素惡遵誨

之阿諛有不平之色重誨曰吾自有姦勝不煩掠美於人自是左右益言其短及郊裡畢以爲絳州刺史鬱鬱不樂離京之日白衣乘馬於隼旗之下至郡無幾而卒

石知訥爲殿中少監本梁時之走吏也以姦儉自進漸厠簪組夏魯奇辟爲河陽節判移任許州亦佐之及魯奇權知襄州知訥爲殿中少監尚居于許下朱守殷叛知訥走人勸魯奇棄其城而歸許州漢上戍兵幾將爲亂朝廷知之詰其所自魯奇沮之而知訥貶憲州司戶尋與溫韜同詔賜死

怨刺

古者行人之官每歲孟春振木鐸徇于路采取怨刺之詩以聞于天子故五子之歌風雅之什率多怨誹風刺之言也騷人已來作者間出其或含忠履潔遭罹讒構越世高蹈捨去榮祿痛國政之頽廢嫉時風之澆競因廢滯而形賦詠發憤懣而譏公卿至於遷斥流落窮愁困辱詞人才子往往而有何嘗不據靈均之遐韻襲長沙之逸軌託文以示諷因言以見志斯可哀也已若乃負釁而忘悔長傲而自棄鮮克內省形於詆訾傳所謂君下流而訕上者乃仲尼之所

惡焉

夏王太康失邦

故子也盤于遊田不恤民

昆弟五人

須于維汭作五子之歌

太康五弟與其母待太康於維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

曰太康尸位以逸豫

尸主也主以尊位為逸豫不勤

滅厥德黎民咸

貳君喪其德則眾

民皆貳其心矣乃盤遊無度無樂遊逸

政于有雒

之表十旬弗反

維水之表水之南十日有窮后羿因

有窮后羿因

民弗忍距于河

有窮國名羿諸侯名距太康於河不得入國遂廢

厥弟五人

御其母以從

御侍也言從政

後于維之汭五子咸怨

待太康怨其久

國

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述循也歌以叙怨

其一曰皇祖有

訓民可近不可下

皇君也君祖禹有訓戒近謂親之下謂失分

民惟邦本

本固邦寧

言人君當固民以安國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

予

言能畏敬小民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三失

過非一也不見

予臨兆民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十萬

曰億十億曰兆言多慄危貌

為人上者柰何不敬

敬

則不驕在下上不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

荒作為也迷亂曰荒

其酒嗜音峻宇彫牆

其嗜無厭是峻高大

其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陶唐帝堯氏都冀州統天下四方

今失

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言失堯之道亂其法制自致滅亡

其四曰

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

君萬國為天子典謂

經籍則法貽遺也言仁及後世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

絕祀金鐵曰不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則官民足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以取亡其五曰

嗚呼曷歸予懷之悲曷何也言思而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

仇怨也言當依誰以復國乎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鬱陶言哀思也顏厚

色愧怍怍心慙慙愧於仁人賢士弗慎厥德雖悔何追言人君行已不慎其德以

速滅敗雖欲悔其可追及乎言無益

周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父卒兄弟讓位歸於周

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

周粟隱于首陽山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莘山之北河曲之中采薇而食之

及餓而死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

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

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召穆公康公後也作民勞五章刺厲王也厲王時賦斂重數蹂役頌多人

民勞苦輕為姦宄疆凌弱眾又作蕩八章傷周室大

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此詩也

凡伯凡國伯爵周公之裔也為王卿士作板八章刺

厲王也其詩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語不然為猶不遠板板反也瘁病也語善言也猶道也言

王為政及先王與天之道天下之民皆病其出善言而不行也

芮伯畿內諸侯字良夫為王卿士作桑柔十六章刺厲王

也其詩曰苑彼桑柔其下侯甸將米其劉瘼此下民

也句言陰均也劉爆燥而希也瘼病也謂桑之柔需

其葉葳然茂盛人疵陰其下者均得其所已將

采之則爆燥而疏人息其下則病於爆燥也

其詩曰抑

德之隅抑抑

密也隅廉也 又作賓之初筵五章刺時也幽王荒廢

媒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

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其詩曰彼醉不臧不醉反耻言彼醉則已不善未醉者耻

之罰

家父為周大夫

家父字也失其姓

作南山十章刺幽王也

其詩

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又曰昊天不平我王不寧言大師尹氏為政不平使我王不得安寧也

凡伯為王大夫

臣欽若等曰前凡伯為卿士此為大夫蓋二人也皆失其名

作瞻

印七章刺幽王大壞也

其詩曰瞻印昊天則不我惠言幽王為政不愛我下民也

又作召旻七章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

召公之臣也

孟子寺人也作巷伯七章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

作是詩也

巷伯奄官寺人內小臣也奄官掌王后之命於宮中為近故謂之巷伯與寺人之官

相近諛人諂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篇

譚大夫

失其姓名

作大東七章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

於財

譚國在東故其大夫尤苦征役之事者也

作是詩以告病焉

蘇公作何人斯八章刺暴公也

蘇暴皆畿內國名

暴公為卿

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

其詩曰伊誰云從維暴之

云云言也謂譖我也言從誰生子乃暴公所言也

鄭公子素作清人三章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

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

竟臣欽若等曰高克鄭大夫也清者高克所師之邑名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

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

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介子推晉人從文公出亡周流天下文公反國介子

推不肯受賞自為詩賦曰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虵

從之為之承輔承佐也輔維也龍君也以喻文公虵

也故曰五虵也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虵從之得其露雨露

膏澤也一虵羞之稿死於中野懸書文公門而伏於山

下文公聞之曰謔此必介子推也避舍變服令士庶

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日萬畝或遇之

山中有釜蓋登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應之曰夫

介子推苟不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

身不見

申叔儀吳大夫魯哀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申叔

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公孫有山魯大夫舊相識曰佩玉象兮余

無所繫之繫然服飾備也已獨無旨酒一盛兮余與

褐之父睨之一盛一器也睨視也褐寒賤之人言宣得視不得飲

楚屈原字平為楚懷王左徒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

寵讒之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譖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

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皜味淨之貌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原既被遷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舖

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
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
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蒙垢寧赴長流而葬
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蠅蠖
乎乃作懷沙之賦懷石自投汨羅以死

漢賈誼為長沙王太傅既以適去意不自得及度湘

水湘水出零陵陽海山北流入江也

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

被讒於楚遂作離騷賦

離遭也憂勤日警遭憂而作此辭

其終篇曰

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

以自諭

楊惲宣帝時以光祿勳免為庶人居治產業起室

宅以財自娛歲餘其女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與惲

書諫戒之惲答書曰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

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

缶瓦器即

今益類秦人而呼鳥鳥其詩云田彼南山蕪穢不治

種一頃豆落而為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山高而在

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言朝廷之荒亂也一頃百畝以喻百官也言豆者真實之物當在困倉零落在野喻已見放棄也其豆莖也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諛也須待也

後漢梁竦字叔敬少習孟氏易東海人弱冠能教授

後坐兄松事與弟恭俱徙九真既徂南土歷江湖濟

沅湘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沈身乃作悼騷賦繫玄石而沉之

應奉為司隸校尉黨事起

臣欽若等曰桓帝時牢循上書誣告李膺等部黨奉

在黨以疾自退追愍屈原因以自傷著感騷三十篇

數十萬言

趙壹漢陽西縣人也恃才倨傲為鄉黨所擯作刺世疾邪賦以舒其怨憤

晉魯褒字元道南陽人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元康之後紀綱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論以刺之其畧曰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內則其方

外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折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為世神寶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惟不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處前者為君長居後者為臣僕君長者豐衍而有餘臣僕者窮竭而不足詩云哿矣富人哀此孑獨錢之為言泉也無遠不往無幽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肄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告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昔呂公欣悅於空版漢祖克之於贏二文君解

布裳而被錦繡相如乘高蓋而解犢鼻官尊名顯皆
 錢所致空版至虛而况有寔羸二雖少以致親密繇
 此論之謂為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
 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
 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讐非錢不解令聞非
 錢不發雜中朱衣當途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
 我之手抱我終始不計優劣不論年紀賓客輻輳門
 掌如市諺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故
 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士無中人不如歸
 田雖有中人而無家兄不異無翼而欲飛無足而欲

行蓋疾時者共傳其文褒不仕莫知其所終

惠帝末忠賢路

絕讒邪得路更相薦舉天下為之反掌高平王沉
 作釋時論虛江杜嵩作任子春秋皆疾時之作也

會稽王道子孝武世輔政時有人為雲中詩以指斥
 朝廷曰相王沉醉輕出教命捕賊千秋干豫朝政王
 愷守掌國寶馳競荆州大度散誕難名盛德之流法
 護王寧仲堪仙民將有言詠東山安道執襍高抗何
 不徵之以為朝匠荆州謂王忱也法護即王珣寧即
 王恭仙民即徐邈字安道戴逵字也
 宋顏延之為太子中庶子時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
 湛恨延之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為永嘉太守延之甚

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
被黜詠稽康曰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詠阮籍曰
物故不可論塗窮能無慟詠阮咸曰屢薦不入官一
麾乃出守詠劉伶曰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此四
句蓋自序也湛及義康以其辭旨不遜大怒時延之
已拜欲黜爲遠郡太祖與義康詔曰降延之爲小邦
正謂其都邑豈動物情罪過彰著亦士庶共悉直欲
選代令思愆里閭猶復不俊當驅往東土乃至難恕
自可隨事錄治殷劉意咸無異也以光祿勳溥仲遠
代之延之與仲遠世素不協屏居閭巷不豫人間者

七載

梁江革子從簡少有文情年十七作採荷調以刺何
敬容爲當時所賞

後魏東阿縣公順與城陽王徽不協順疾徽聞之爲
蠅賦以刺焉

崔纂字叔則博學有文才景明中自太學博士轉員
外散騎侍郎既不爲時知乃著無談子論以刺焉
掌景爲門下錄事淹滯積歲不至顯官以蜀司馬相
如王褒嚴君平楊子雲等四賢皆有高才而無重位
乃託意以讚之其讚司馬相如曰長卿有豔才直置

不群性鬱若春煙舉皎如秋月映遊梁雖好仁任漢
嘗稱病清身非我事窮達委天命其讚王子淵曰王
子挺秀質逸氣干青雲明珠既絕俗白鵠盡驚羣才
世苟不合遇否途自分空在碧雞命徒獻金馬文其
讚嚴君平曰嚴公體沉靜立志明霜雪味道綜微言
端著演妙說才屈羅仲口位結李強舌素尚邁金貞
清標陵玉徹其讚揚子雲曰蜀江導清流揚子提餘
休咸光絕後彥覃思邈前脩世輕文不賞玄談物無
求當途謝權寵置酒獨閉遊

隋盧思道字子行初仕後周爲掌教上士高祖爲丞

相遷武王太守非其好也爲孤鴻賦以寄其情思道
自恃才地多所陵轢繇是官塗淪滯旣而又著勞生
論指切當時

劉玄以教授爲務勅令事蜀王秀遷延不往秀大怒
枷送益州旣而配爲帳內炫因擬屈原卜居爲箴全
以自寄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八十九

譏諂

詩云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言君子之德有張有弛不
常矜莊而時戲謔也故仲尼有戲耳之言左氏明耻
之之義士大夫出處市朝之內周旋醜夷之間以游
以戲載笑載言或臨事以興譏或因人而暴謔不為

患虐亦為善矣

孟明秦大夫魯僖三十二年晉敗秦師于殺獲孟明

既釋之使陽處父以左驂贈之孟明日三年將拜晉

賜意欲報文二年孟明帥師伐晉以報穀之役戰于

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以孟明言拜賜故嗤之

華元宋大夫鄭伐宋獲華元華元逃歸宋城華元為

植巡功植將上也城者謳曰睥其目瞞其腹棄甲而復睥出

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邾邾猶何也役人曰

從其有皮丹漆若何

魯宣公十二年邲之戰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廣兵車

楚人憇之脫扃憇教也扃車上兵闌少進馬還又憇之拔旆投

衡乃出還便旋不進旆大旗也拔旆投衡上使不愧風差輕曰吾不如大國之

數奔也

臧紇魯大夫襄四年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鄆臧紇救

鄆侵邾敗於狐貍臧紇武仲也鄆屬魯故救之狐貍邾邾也魯國番縣東南有日台亭

國人逆喪者皆鬢魯於是乎始鬢鬢麻髮合結也遭喪者多故不能備

而巳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貍臧紇時服狐裘

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襄公初弱故曰

小子臧紇短小故口朱儒敗不書人諱之

子罕宋大夫鄭尉氏司氏之亂餘盜在宋鄭人納賂於宋以馬與師茂師慧子罕以賊與之鄭人醢之師慧過宋朝將私焉私小共相曰朝也相師也慧曰無人

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賖必無人焉故也千乘相謂子產

等也言不為子產殺三盜得賂而歸之是重為樂而輕為國相子罕聞之固請而歸

之能改過

叔孫穆叔魯大夫叔孫豹也昭公元年諸侯盟于虢

楚公子圍設服離衛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叔孫穆子

曰楚公子美矣君哉美服似君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

禮國君行有二執戈者在前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公子圍在

會特緝蒲為王殿屋屏蔽以自殊異言既造王宮而居之雖服君服無所怪也楚伯州犁曰

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閩諸大夫譏之故言假以餘令尹過鄭行人揮

曰假不反矣言將遂為君伯州犁曰子始憂子皙之欲皆

誕也義二十年鄭子皙殺伯皆命放誕將為國子羽難言子且自憂此無為憂令尹不反戈

曰當壁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子羽行人公孫揮當壁謂棄疾

事在昭十三年言棄疾有當壁之命違眾取國猶將有難不無憂也齊國子曰吾代二

子愍矣國子國弱也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犁圍此冬便篡位不能自終州犁亦尋為圍所殺故

言可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言以憂生事

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齊子齊惡言先知為備雖有憂難無所損

害 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共承大國令不

能知其 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小旻詩小

禍福 雅其卒章義取非唯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譏誚公子圍退會

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絞切也譏其似君宋左

師簡而禮無所臧否故曰簡樂王鮒字而敬字愛也

人所以 自愛敬 子與子家持之子子皮子家蔡公孫歸皆保

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

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

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太誓曰民之所欲

天必從之逸書三大夫兆憂能無至乎問憂兆也言以知物

其是之謂矣

物類察言多知禍福之數八年陳招殺太子國弱齊惡當身各無患

孫蒯衛大夫田于曾隧越寬而獵孫蒯林父之子飲馬千里立重丘

邑曹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詢焉曰親逐而君爾

父為厲厲惡鬼林父逐君在十四年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

董叔晉大夫將娶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

欲為繫援焉他日董祁愬之於范獻子曰不吾敬也

獻子執而紡於庭之媿叔向過之曰子盍為我請乎

叔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

焉

叔孫武叔魯大夫也武叔之母死武叔公子牙之六世孫名州仇毀也

子既小歛舉者出尸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尸出戶乃交服

失哀節冠子游曰知禮也啗之

公叔文子衛大夫也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獻公之孫名拔

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

樂之則瑗請前刺其欲害人良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臯將為成宰遂為

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筐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

死而子臯為之衰啗兄死者言其衰之不為兄死如蟹有筐蟬有綏不為蠶之績范之

冠范蜂也蟬蝸也綏謂蝸隊長在腹

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議設為不宦而願為役田

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隣人之女田駢曰何謂

也對曰臣隣人之女設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

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為不官嘗養千

鍾徒百人不官則然矣而富過畢矣田子辭

漢蕭望之字長倩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

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當見者露索去刀

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聽光獨不除用望之仲翁三

歲間至光祿大夫給事可望之復署小苑東門侯仲

翁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為望之曰各從其

志

五鹿充宗為少府貴幸為梁丘易與朱雲論難雲連
柱五鹿君柱刺也音行夜切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
雲折其角

後漢王良東海人建武三年徵諫議大夫遷沛郡大
守至勸縣稱病不之府上疾篤乞骸骨徵拜大中夫
夫遷司徒司直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
進退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
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慙自後
連徵輒稱病詔以玄纁聘之遂不應
劉寬為太尉簡畧嗜酒不好與俗京師以為謔

樂恢薦杜安為宛令以病去章帝行過潁川安上書
召拜御史遷至巴郡太守而恢在家安與恢書通問
恢告吏口對且讓之曰為宛令不合志病去可也子
人主闕踰非也違平生操故不報
樊英南陽人隱於壺山之陽順帝永建二年徵之英
不得已到京師待以師傅之禮拜五官中郎將數月
英稱疾篤詔以為光祿大夫英辭位不受有詔譬旨
勿聽英初被詔命僉以為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
奇謀深策談者以為失望初河南張楷與英俱徵既
而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

輔是君也濟斯人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扶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周福其陵人桓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福及卽位擢爲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誣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搆遂各樹朋徒漸成仇隙

葛龔梁國人善爲文奏或有請龔奏以干人者龔爲作之其人寫之忘自載其名因并寫龔名以進之故時人爲之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龔後爲蕩陰臨汾令

魏賈逵河東襄陵人少孤家貧冬嘗無袴過其妻兄柳孚宿至明無何着孚袴去故時人謂之通達逵後爲豫州刺史封陽里亭侯

蘇則爲侍中舊儀侍中親省起居故俗謂之執虎子始則同郡吉茂者仕歷縣令遷爲冗散茂見則嘲之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我誠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馳也

李豐爲尚書僕射弟翼及偉仕數歲間並歷郡守豐嘗於人中顯誠二弟言當用榮位及司馬宣王久病偉爲二千石荒於酒亂新平扶風二郡而豐不召衆

人以為恃寵曹爽專政豐依違二公皆無有適莫故于時有謗書曰曹爽之勢熱如湯太傅父子冷如漿李豐兄弟如游光其意以為豐雖外清淨而內圖事有佞於游光也

王忠扶風人少為亭長三輔亂忠饑乏噉人隨輦南向武關值婁子伯為荊州遣迎北方客人忠不欲去因率等伍逆擊之奪其兵聚衆千餘以歸太祖拜忠中郎將從征討五官將知忠嘗噉人因從駕出令行排取冢間羈馱繫着忠馬鞍以為歡笑

崔林文帝初為少府林性既自負當官又嚴少府寺與鴻臚對門時崔林為鴻臚崔性澗達不與林同數數聞林撻吏聲不以為可林夜撻吏不勝痛叫呼救救徹曙明日崔出門與林車相遇乃調林曰聞卿為廷尉爾邪林不覺答曰不也崔曰卿不為廷尉昨夜何故考囚乎林大慙默不能答

丁謚為度支郎中曹爽宿與相親時爽為武衛將軍數為明帝說其可大用會齊王卽位爽輔政乃拔謚為散騎常侍遂轉尚書謚為人外似疎畧而內多忌其在臺閣數有所彈駁臺中患之事不得行又其意輕貴多所忽畧雖與何晏鄧颺等同位而皆少之唯

以勢屈於爽爽亦敬之言無不從故于時謗書謂臺中有三狗二狗崖柴不可當一狗憑默作疽囊三狗謂何鄧丁也默者爽小字也其夜言三狗皆欲噬人而謚尤甚也

劉放為中書監孫資為中書令並兼侍中光祿大夫資又典機密夏侯獻曹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鷄棲樹二人相謂曰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謂放資也

蜀黃承彥者高爽開列為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為笑樂鄉里為之諺曰莫作孔明

擇婦正得阿承醜女

承彥史不載官

吳麋芳初為魏南郡太守既降吳虞翻嘗乘船行與麋芳相逢芳船上人多欲令翻自避先驅曰避將軍船翻厲聲曰失忠與信何以事君傾人二城而云將軍可乎芳闔戶不應而遽避之後翻乘車行又經芳營閉門不得過翻復怒曰當閉反開當開反閉豈得事宜邪芳聞之有慙色

晉王濟為散騎嘗侍國子祭酒武帝嘗與濟棊時孫皓在側謂皓曰何以好剝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君者則剝之濟時伸脚局下而皓譏焉

謝鯤初辟東海王掾任達不拘尋坐除名鄰家高氏
 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爲之語
 曰任達不已幼與折齒鯤字幼與鯤聞之傲然長嘯曰猶
 不廢我嘯歌

祖納字士言范陽人有操行性至孝平北將軍王敦
 聞之遣其二婢而辟爲從事中郎有戲之曰奴價倍
 婢納曰百里奚何必輕於五羊皮邪王敦既害周顛
 敦坐有一參軍樗蒲馬於博頭被殺因謂敦曰周家
 奕世令望而位不至公及伯仁將登而墜有似下官
 此馬敦曰伯仁搥角於東宮相遇一面披襟便許之

二事何圖不幸自貽王法納嘗問梅陶曰君鄉里立
 月旦評何如陶曰善褒惡貶則嘉法也納曰未益時
 王隱在坐因曰尚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何
 得一月便行褒貶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隱曰
 易稱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稱
 家者豈不是官必須積久善惡乃著公私何異古人
 有言貞良而亡先人之殃酷烈而存先人之勲累世
 乃著豈但一月若必月旦則顏回食埃不免貪汚盜
 蹶引少則爲清廉朝種暮獲善惡未定矣時梅陶及
 鍾雅數說餘事納輒困之因曰君汝穎之士利如錐

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我鈍槌捶君利錐皆當摧矣
陶雅並稱有神錐不可得捶納曰假有神錐必有神
槌雅無以對

劉與爲范陽王虓魏郡太守虓薨東海王越將召之
或曰與猶臆也近則汚人及至越疑而却之
傳廸爲右丞時劉柳爲尚書左僕射廸好廣讀書而
不解其義柳云卿雖讀書多而無所解可謂書麓矣
時人重其言

石崇爲衛尉嘗與王敦入太學見顏回原憲之像顧
而歎曰若與之同升孔堂古今何必有間敦曰不知

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當身名俱泰
何至甕牖哉其立意類此

王粹以貴公子尚玉館宇甚盛圖莊周於室廣集朝
士使郎中嵇含爲之讚含投筆爲弔文文不加點其
序曰帝婿王弘遠華池豐屋廣延賢彥圖莊生垂綸
之像記先達辭聘之事畫真人於刻榻之室載退士
於趣進之堂可謂託非其所可弔不可讚也其辭曰
邁矣莊周天縱特放大塊受其生自然資其量器虛
神清窮立極曠人僞俗季真風旣散野無訟屈之聲
朝有爭寵之歎上下相陵長幼失貫於是借玄虛以

助溺引道德以自獎戶詠恬曠之辭家畫老莊之像
今王生沉淪名利身尚帝女連耀三光有出無處池
非巖石之溜宅非茅茨之宇馳屈產於皇衢畫茲象
其焉取嗟乎先生高跡何局生處巖岫之居死寄彫
楹之屋託非其所沒有餘辱悼大道之湮晦遂含悲
而吐曲粹有愧色

袁山松陳郡人少有才名時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栢
袁山松每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謂湛屋下陳尸
山松道上行殞山松歷顯位爲吳郡太守

王導爲丞相妻曹氏性妬導甚憚之乃密造別館以
處衆妾曹氏知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猶恐
遲之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
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
聞餘物惟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導大怒謂人曰吾
行與羣賢共遊維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

庾亮鎮江州時王導爲太傅丞相亮雖居外鎮而執
朝廷之權旣據上流擁彊兵趣向者多歸之導內不
能平嘗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
牟暉字彭祖太傅裕兄孫也少不經學時論皆鄙其
凡庸先是交州有八伯之號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

陳留江泉以能食為穀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為
 笨伯散騎郎高平張嶷以狡妄為猾伯而聘以狼戾
 為瓊伯蓋擬古之四凶後為廬陵守坐罪除名
 郗超為桓溫大司馬參軍深自結納時王珣為主簿
 亦為溫所重府中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
 令公怒超髯珣短故也
 陶侃為荊州牧既平蘇峻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
 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慙色使人屏之
 蔡謨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謨初渡江見彭
 蠡大喜曰蠶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

頓方知非蟹後請謝尚而說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
 幾為勸學死

何克為揚州刺史侍中錄尚書事克性好釋典阮裕
 嘗戲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克問其故裕曰我
 圖數千戶郡尚未能得卿圖作佛不亦大乎
 郗愔為司空及弟曇奉天師道而何克與弟準崇信
 釋氏謝萬譏之云郗諂於道何佞於佛
 劉惔為丹陽尹許詢嘗就惔宿牀帷新麗飲食豐甘
 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繇人吾
 安得不保此王羲之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

言二人並有愧色

謝安少有重名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並以疾辭寓居會稽除尚書吏部郎並不至後征西大將軍桓温請爲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屢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愧色

王愉子綏字彥猷愉爲殷桓所捕綏未測存亡在都有憂色居處飲食每事貶降時人每謂試守孝子後爲荊州刺史誅

戴逵譙國人謝敷會稽人隱於太平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死

宋何尚之爲尚書令太子詹事致仕於方山孝武徵之乃起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倍位沈慶之累辭爵命朝廷敦勸甚篤尚之謂曰主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慶之曰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張暢初爲南譙王義宣安北長史及義宣反戰敗暢爲軍人所掠執送都下付廷尉見原起爲都官尚書轉侍中孝武宴朝賢暢亦在坐何偃因醉曰張暢奇

才也與義宣作賊而卒無咎苟非奇才安能致此謗
口太初之時誰黃其閤帝曰何事相苦初何尚之爲
元凶司空及義師至新林門人皆逃尚之父子共洗
黃門故暢以此譏之

王遠爲光祿勳人爲之語曰王遠如屏風屈曲從俗
能蔽風露

庾登之爲謝晦荊州長史晦拒王師欲登之留守登
之不許晦敗登之以無任免官禁錮還家何承天戲
之曰因禍爲福未必皆知登之曰我亦幾與三豎同
戮承天爲晦作表云便當浮舟東下戮此三豎故登

之爲嘲

謝莊爲左將軍莊有口辯孝武嘗問顏延年曰謝希
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
明月帝召莊以延年答語語之莊應聲曰延年作秋
胡詩始知生爲久離別沒爲長不歸帝撫掌大笑竟
日後莊代顏峻爲吏部尚書峻留心選舉自強不息
任遇旣隆奏無不可而容貌嚴毅莊風姿甚美賓客
喧訴嘗權笑答之意多不行時人爲之語曰顏峻嘖
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位終中書今散騎嘗
侍金紫光祿大夫

何昌寓爲吏部尚書嘗有一客姓閔求官昌寓謂曰
君是誰後答曰子騫後昌寓團扇掩口而笑謂坐客
曰遙華胄
顏延之爲太嘗與何尚之以相好狎二人並短小尚
之嘗謂延之爲後延之目尚之爲猴同遊太子西池
延之間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路人指尚之爲似延
之喜笑路人曰彼似猴耳君乃真猴
南齊丘靈鞠爲正員嘗侍靈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
沈淵座見王儉詩淵曰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
我未進時此言達儉靈鞠宋世文名甚盛入齊頗臧

蓬髮弛縱無形儀不治家業王儉謂人曰丘公仕宦
不進才亦退矣

沈文季吳興人爲尚書右僕射明帝卽位加領太子
詹事尚書令王晏嘗戲文季爲吳興僕射文季答曰
琅琊執法似不出卿門
褚淵仕宋爲尚書令侍中受宋明帝顧命爲中書監
開府儀同三司司空太祖卽位又爲尚書令輕薄子
頗以名節譏之淵眼多白精謂之白虹貫目言爲宋
亡徵也

褚炤字彥宣少秉高節一日眇官至國子博士不拜

嘗非從兄淵身事二代聞淵拜司徒歎曰使淵作中書郎而死卽當是一名士德之不昌遂有期願之壽張敬兒爲散騎嘗侍車騎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既拜王敬則戲之呼爲褚淵敬兒曰我馬上所得終不能作華林閣勳也敬則甚恨陸澄爲光祿大夫散騎嘗侍當世稱爲碩學讀易三年不解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厨也

梁何敬容爲尚書令參掌機密自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爲當世所嗤鄙時蕭琛子巡頗有輕薄才因制卦名離合等詩以嘲之敬容處之如初亦不屑也敬容捨宅東爲伽藍趨勢者因助財造構敬容並不拒故此寺堂宇較飾頗爲宏麗時輕薄者因呼爲衆造寺焉何點宋司空尚之孫也父鑠素有風疾無故害妻坐法死點感家禍欲絕婚宦尚之彊爲之娶王氏涕泣求執本志得罷既老又娶魯國孔嗣女雖婚亦不與妻相見築別室以處之人莫諭其意吳國張融少時免官而爲詩有高尚之言點答詩曰昔聞東都日不在簡書前雖爲戲也而融深病之及點後婚融始爲

詩贈點曰惜哉何居士薄暮邁荒媯點亦病之而無以釋也魯精言高尚之言魯答若曰昔聞東林且不孫廉東莞苦人便僻巧宦為吳興太守時廣陵高爽有險薄才容於廉廉委以文記爽嘗有求不稱意乃為履謎以喻廉曰刺鼻不知嚏蹋面不知瞋齧齒作步數持比得勝人譏其不計耻辱以此取名位也爽博學多才劉禕為晉陵縣爽途經詰之了不相接爽甚銜之俄而爽代禕為縣禕遣迎贈甚厚爽受餉答書云高晉陵自答人問其所以答云劉禕餉晉陵令爾何關爽事又有人送書與爽告蹟云比日守羊因

苦爽答曰守羊無食何不貨羊糴米孫抱為延陵縣爽又詰之抱了無故人之懷爽出從縣閣下過取筆書敲云徒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渠央抱東莞人形體肥壯腰帶十圍爽故以此激之爽答曰守羊無食何不貨羊糴米孫抱為延陵縣爽又詰之抱了無故人之懷爽出從縣閣下過取筆書敲云徒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渠央抱東莞人形體肥壯腰帶十圍爽故以此激之鮑泉為通直侍郎嘗乘高輿車從數十左右繖蓋服玩甚精道逢國子祭酒王承承疑非舊貴遣訪之泉從者答曰鮑通直承怪焉復欲辱之遣通車問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都下少年遂以為笑諢蕭推字智進歷淮南晉陵吳郡太守所臨必赤地大

旱吳人號爲旱母焉

劉溉爲吏部尚書時何敬容以令參選事有不允溉輒相執敬容謂人曰劉溉尚有餘臭遂學作貴人敬容方貴寵人皆下之溉忤之如初溉父彥之初以擔糞自給故世爲譏云

後魏孝明靈太后嘗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卽以賜之多者過二百疋唯長樂公手持絹二十疋而出示不異衆而勞也甚稱其廉儀同陳留公孝崇章武王融並以所負多顛仆於地崇傷腰融損脚時人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

敗類穢我明主

廣陵侯衍弟欽曾託青州人高僧壽爲子求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反謂欽曰凡人絕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去食就信實有所闕欽乃大慙於是待客稍厚公孫軌爲虎牢鎮將初太武將北征發民驢以運糧使軌部調雍州軌令驢主皆加絹一疋乃與受之百姓爲之語曰驢無強弱輔脊自壯衆共嗤之坐徵還郭祚宣武時爲太子少師祚曾從宣武幸東宮孝明幼弱祚懷一黃顰出奉孝明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

御史中尉王顯迭相唇齒深爲宣武所信祚私事之時人諺祚者號爲桃弓僕射黃瓠少師

邢昕爲通直嘗侍中軍將軍既有才藻兼長几案自孝昌之後天下多務世人竟以吏行取達文學大衰司州中從事宋遊道以公斷見知時與昕嘲諷昕謂之曰世事同知文學外遊道有慙色與和中以本官副李象使於梁昕好忤物人謂之牛是行也談者謂之牛象鬪於江南

北齊楊愔爲吏部尚書典選取士多以言貌時致謗言以爲愔之用人似貧士市瓜取大者聞問不以屑意愔自居大位前後賞賜散之九族架篋之中唯有書數千卷太保平原王陵之與愔隣宅愔嘗見其門外有富胡數人謂左右曰我門前幸無此物

陽休之魏武定二年除中書侍郎時有人士戲嘲休之云有觸藩之羝羊乘連錢之驄馬從晉陽而向鄴懷屬書而盈把尚書左丞盧斐以其文書請謁故高祖禁止會赦不治

祖珽初爲文宣開府倉曹參軍所乘老馬嘗稱騮駒又與寡婦王氏姦通每人前相聞往復裴讓之與珽卑狎於衆中嘲珽曰卿那得如此詭異老馬年十歲

猶號騶駒一妻耳順尚稱娘子于時諠然稱之
趙彥深為中書令廢帝既殺楊愔乃以彥深代揔機
務鴻臚少卿陽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騶駒而
策蹇驢可悲之甚

隋柳調為侍御史左僕射楊素嘗於朝堂見調因獨
言曰柳條通體調弱獨搖不須風調歛板正色曰調
信無取者公不當以為侍御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
公當具瞻之地樞機何可輕發素甚竒之

周羅暎初為陳將陳平行軍總管賀若弼謂羅暎曰
聞公在郢漢提兵即知揚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

暎羅暎答云若得與公周旋勝負未可知也後為儀
同三司先是陳禪將牟翔歸降使為鄉導位至上開
府班在羅暎上韓擒虎於朝堂戲之曰不知機變立
在牟翔之下能無愧乎羅暎答曰昔在江南久承令
問謂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殊匪誠臣之論擒虎有
愧色

柳機初仕後周為司宗中大夫遷御正上大夫開皇
中為冀州刺史後徵入朝初機在周與族人文城公
昂俱歷顯要及此機昂並為外職楊素時為納言方
用事因帝賜宴素戲機曰二柳俱摧孤楊獨聳坐者

皆笑機竟無言
李文博初在內省較書虞世基子亦在其內盛飾容服而未有所知之博因從容問其年紀答云十八文博乃謂之曰昔賈誼當此之年議論何事君今從事儀容欲何爲者

唐姜恪爲左相咸亨元年閏九月爲涼州道行軍大總管以禦吐蕃時右相閻立本以善畫見稱與恪皆無輔弼之譽時人爲之語曰左相則宣威沙漠右相則馳譽丹青三館學生放散五臺令史明經至今相傳以爲口實

來嘗及弟濟相次爲侍中其父護兒初在隋爲猛將而嘗濟俱以學行見稱時虞世南子昶旣無才術歷將作少匠工部侍郎累居工作之司濟初升相位許敬宗歎曰士之登用不繫世業得道則爲衣冠失緒則爲匹庶來護兒兒作宰相虞世南男作木匠忠賢文武固無種也

裴光庭爲吏部尚書時有門下主事閻麟之爲光庭腹心專知吏部過官每麟之裁定光庭隨筆而下時人語曰麟之口光庭手也

崔日知爲太嘗卿自以歷仕年久每朝士參集嘗與

尚書同列時人號為尚書裏行遂為口實
楊再思為內史為人邪佞時左補闕戴令言作兩脚
野狐賦以譏刺之再思聞之甚怒出令言為長杜令
朝士尤加嗤笑

周賁為潤州節度使軍變奔毗陵淮南節度使高駢
聞之大喜遂遣使致書於寶曰伏承走馬已及奔牛

堰名在
嘗州

今附壘一瓶葛粉十斤以充道路所要蓋諷

其為壘粉也

梁成汭為荆南節度使初澧朗二州本屬荆南乾寧
中為土豪雷滿所據汭奏請割隸宰相徐彥若執而

不行汭繇是銜之及彥若出鎮南海路過江陵汭雖

加延接而猶怏怏嘗因對酒語及其事彥若曰今公
位尊方面自比桓文雷滿者偏州一草賊爾今公何

不加兵而反怨朝廷乎汭赧然而屈因思嶺外有黃
茅瘴患者皆落髮乃謂彥若曰黃茅瘴望相公保重

彥若應聲答曰南海黃茅瘴不死成和尚蓋譏汭曾
為僧也汭終席慙耻

後唐馮道為相工部侍郎任贊因班退與同列戲道
於後曰若急行必撲下兔策道尋知之召贊謂曰兔
策皆名儒所集道能諷之中朝士子止看文場秀句

便為舉業皆竊取公卿何淺狹之甚邪贊大愧焉
封舜卿仕梁為禮部侍郎知貢舉開平三年奉使幽
州以門生鄭致雍從行復命之日又與致雍同受命
入翰林為學士致雍有俊才舜卿雖有文辭才思拙
澁及試五題不勝困弊因託致雍秉筆當時譏者以
為座主辱門生

蕭希甫為駕部郎中莊宗初平汴維希甫奉詔宣慰
青齊方知其母死妻袁氏亦已改嫁乃持服於虜州
時議者戲引李陵書譏之云老母終堂生妻去室
安重霸善事人好賂遺君側人目之為傀

洺州胡

崔貽孫為吏部侍郎黜於塞北遇赦還京時崔沂方
為左丞沂之年小貽孫數歲貽孫切於其闕每言於
僚友曰崔丞已薄桑榆何無止足

王緘幽州劉仁恭故吏也莊宗承制授魏博節度副
使緘博學善屬文燕薊多文士緘後生未知名及在
太原名位驟達燕人馬郁有盛名於鄉里而緘素以
吏職事郁及郁在太原謂緘曰公在此作文士所謂
避風之鳥受賜於魯人也每於公宴但呼王緘而已
王思同幽州人初仕武皇為飛勝指揮使從莊宗累
典諸軍思同性疎俊粗有文性喜為詩什與人唱和

稱薊門戰客魏王繼岌待之若子時內養呂知柔待
與聖宮頗用事思同不平之呂爲終南山詩末句有
頭字思同曰料伊直擬衝霄漢賴有青天壓着頭
盧文紀入相時有蜀人史在德爲著作郎出入權要
之門評品朝士多有譏彈乃上章云文武兩班宜選
能進用見在軍都將較朝廷士大夫並請閱試澄汰
以爲非已怒甚召諫議盧損爲覆狀辭旨蕪蔓無以
抑其狂率爲衆所嗤
馬胤孫初仕後唐爲相胤孫純儒事多疑滯遽被疇

庸未悉朝廷舊事初馮道罷左相馮入朝拜司空唐
朝故事三公爲加官無單拜者是時朝議率爾命道
制出或曰三公正宰相便合參大政又云合受冊衆
言藉藉盧文紀又欲祭祀時便令掃除馮道聞之曰
司空掃除吾職也吾無所彈旣而知非乃止劉昫爲
僕射性剛羣情嫉之乃共贊右嘗侍孔昭序論行香
次第言嘗侍侍從之臣行立何在僕射前疏奏下御
史臺定例同光已來李琪盧質繼爲僕射質性輕脫
不能守師長之體故昭序輕言胤孫以羣情不悅劉
昫馮道欲微抑之乃責臺司須簡則例而臺言舊不

見例據南北班位嘗侍在前屬國忌將就列未定胤
孫卽判臺狀曰卽有援據定可遵行各示本官劉昫
怒揮袂而退自後日責臺司定例崔居儉謂南宮同
列曰孔昭序解語是朝廷人總不解語也僕射師長
中丞大夫就班脩敬嘗侍班南宮六卿之下况僕射
乎已前騎省年深望南宮工部侍郎如霄漢癡人舉
止何取笑之深邪旬日間居儉言紛議稍息文士哂
胤孫堂判有援據二字其中書百職胤孫素未詳悉
無能專使署名而已其故人干進者不如意故嘲之
曰馬公爲輔三不開爲門口印也後爲太子賓客卒

後旬日侍婢零語如胤孫聲氣處分家事仍曰借某
書負某物當速還明宗朝崔協物故亦有婢忽作協
語時知制誥于嶠與閣下諸舍人嘲曰生前熒治曾
不開於上言死後魂靈但空聞其下語胤孫侍婢傳
言時人復念之蓋其事甚類矣

盧損爲太子少保致仕損梁開平初與任贊劉昌素
薛均高揔同年擢第所在相詬時人謂之相罵勝

